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台风与批评——评黄树森先生的批评文集《手记·叩问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8-29

[作者] 金岱

[单位]

[摘要] 这里涉及到的种种文化风云，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文学、文化发展的历史注脚……黄树森先生在他近日出版的批评文集《手记·叩问》（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）“序幕”中提出了一个“台风理论”。

[关键词] 南方日报;黄树森;《手记·叩问》;批评文集;台风理论

这里涉及到的种种文化风云，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文学、文化发展的历史注脚……黄树森先生在他近日出版的批评文集《手记·叩问》（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）“序幕”中提出了一个“台风理论”。也许可以说，树森先生的性格正是某种“台风”性格。二十余年间，他，以及他和他的批评界的一些朋友们，在中国的南部海岸，不断刮起批评的“台风”：从关于可否看香港电视的最早的争论，到白先勇以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最早引进，再到经济文化时代的呼唤、珠江大文化圈的广泛讨论、“第三种批评”的提出，等等等等，都曾席卷而来，影响远及，对于转型中的广东乃至全国文学与文化的当代进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台风在登陆时是强烈和震撼的，推至内陆腹地，人们也许却只感觉到一阵清凉，或伏天逢雨的舒畅。且在一程程台风之后，天气由夏转秋了，人们便不那么容易记着台风了。然而，在今天的天气预报里，台风开始有了名字，这大概是告诉人们，应该记着它。在这部两册六卷60多万字的批评文集里，正可以找寻到树森先生，以及他和他的批评界的一些朋友们所推动过的批评的“台风”的踪迹。个人史与文化史这里无疑记载着作为批评家、评论刊物主编、广东文艺批评界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的黄树森先生个人二十多年来的“批评”的历程。改革开放伊始，勇敢地“咬破小孔”，呼吁不用那么害怕香港电视等；二十余年来不断“大叩小鸣”，挑起各种开风气之先的有关当代文学与文化问题的讨论；不懈地“走笔岭南”，发现、张扬广东历史与今天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中富孕着的现代文明的因子；主编广东唯一的文学评论月刊《当代文坛报》，培养一批批中青年批评人才；凝聚广东老中青三代批评家，在有关领导支持下，与老友们一起发起和创建中国第一家省级文艺批评家协会……这些当然都是树森先生自己独特的脚印。同时也从某一侧面显现了二十余年来广东文艺批评界、广东文学与文化思想流变的某种轨迹。并且，由于这里涉及到与当代中国现代化步伐相吻合的种种文化风云，因此也就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文学、文化发展的某种历史注脚。有价值的个人史从来也就是文化史。

“后现代”风格的现代礼赞当代西方的文学作品里，越来越多地出现种种插图，有自己简笔勾勒的图画，自己拍摄的照片，也有其它一些资料，图片或摄影作品。据说这是“后现代”风格之一种。不过，即使是在西方，图文并茂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也不是很多见的。而厚厚两册的《手记·叩问》却正是一种充满了各式插图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，所以这大概是比西方“后现代”更“后”一点的风格了。在这部60多万字的文集中，约四五页便有一幅插图，或是剪报、杂志等历史资料的照片，或是与书的内容相关的南方现代生活、岭南风情的摄影，亦或是个人生活、工作、游览、交往的实录等。这些图片当然首先是一种论证，证明着历史，证明着作者的观点；但同时也是一种风格，展示着非书斋批评的鲜活性和作者的活力。与文图界线消泯相联系的是雅俗界线的消泯，这更是“后现代”文化理论的座右铭了。

《手记·叩问》在这一点上同样是非常的“后现代”。《手记·叩问》不仅主张文艺创作要面向市场，甚至主张文艺批评也可以物化，也是文艺生产之产业流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。因此，树森先生的文艺理念是，不管创作还是批评，都特别需要雅俗共赏的一路。然而，作为老批评家的树森先生却并不是个喜欢新潮的人，也并不是读了几句西方的“后现代”便紧紧跟上，而是切切实实根植于当下中国，当下广东的现实，加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的每一点推进，礼赞今天中国最需要的现代性。树森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一个“三大态势”说：“从实际的历史考察，处于社会经济、时代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（及开放改革的十五年的新时期）存在三种态势：以生存空间、地缘经济计，一是以广东、上海为龙头的东南沿海小片的前工业社会；一是以内陆为依托的大片的后农业社会；一是西北西南残存的游牧社会……”（《手记·叩问》上册184页）。这是非常清醒的对于当下中国文化态势的观察与分析。这样的清醒着实要紧，因为我们近世的中国人特别容易头脑发热，一会儿热到“共产主义天堂”那儿去了，一会儿又热到“后现代”那里去了。只有清醒切实的判断，才有可能真

正挠到今天中国问题的痒处。真的，今天中国最需要的乃是现代性，中国现代化的路还挺长。生命力勃发的批评与批评的生命作为老批评家，作为长者，树森先生特别注重提携后学，组织梯队，特别注意在“人瞌睡时给个枕头”（《手记·叩问》“评坛十八律”）。然而，树森先生的书中行文，平时大会小会的发言演讲，乃至他茶余饭后的笑谈，都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永远热血的青年人。他的大大圆圆的脑袋，永远会闪出与时代特别合拍的，敏捷如电的思考的火花；他的大大圆圆的眼睛永远会闪出又要出发的冲动。他书中的那些标题：“经济蛊惑文化；世俗暴劫精英，时尚非礼高尚；科学调戏艺术”等等等等，也是一种永远能以心动挑动心动的词句。而发现，发现人才，发现新的文艺现象，发现文艺的新的生产方式，更特别是闯劲十足的青年的事业。他非常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，甚至有兴趣随女儿坐在迪斯可舞厅里听那震荡、混杂的青春音响。我从来以为，创作与批评是一张薄纸的两面，都是生命的强有力的搏动，都最需要艺术的冲动，情感的冲动，生命力的勃发。批评的生命正来自批评家的生命力的勃发，只有生命力勃发的批评才能给批评以真正的生命。所以，真正的批评也是艺术。生命力本身就是艺术。文艺是一种“解放的力量”（德国学者姚斯），批评也是一种解放的力量，解放作者，解放读者，解放出更多的勃发的生命来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